

小歌剧

一串項鍊
这不是小事

老保管
新媳妇来了

内部交流剧本

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

1966.2.

小歌剧

一串項鏈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歌舞剧团创作组集体创作

时间：现代，冬。

地点：草原。

人物：桑巴——五十多岁，某牧业生产队放牧员。

札西吉——四十八九岁，桑巴之妻。

丹木尕——二十多岁，桑巴的女儿，共青团员。

布景：一望无际的草原，台侧露帐篷一角。

〔在欢乐的音乐声中幕启。启幕曲。〕

〔札西吉在搓牛毛绳。〕

札西吉：（唱）〔一曲〕

千里草原地连天，
天边流来的河水香又甜，
大群的牛羊数呀数不尽；
牧人的歌声飞过高山。
毛主席的祥光照草原，
幸福的生活比蜜甜，
连年大丰收，女儿把新家安，
劳动牧民的大喜事接二连三。

〔幕后声：“阿姨札西吉！收购站来啦！”〕

札西吉：（答应）噢呀！好啊，收购站来的正是时候，我女儿结婚的日子快到啦，卖掉这些牛毛，再添上些钱，给她买一

串珊瑚项链，让孩子体体面面地结婚，我当阿妈的心愿也就了啦！

(接唱)帐圈里来了收购站，
喜得我嘴儿抿不严，
为女儿结婚我把牛毛攒，
卖掉它好把嫁妆添。
鲜花配绿叶，
好马配金鞍；
红艳艳的珊瑚项链，
好配我女儿五好社员。

桑巴：桑巴，嗨！这个老头子啊，大冷的天，只顾照顾羊羔，女儿结婚的事，他也不往心上放。（进帐篷）

〔丹木尕抱一只小羊羔上。〕

丹木尕：阿妈！阿妈！

札西吉：（抱着一堆牛毛上）哎，我的丹木尕，这老半天，你跑到哪儿去啦？

丹木尕：你看！小羊羔一个劲儿地下，新棚圈还正搭着呢！把这羊羔先放到咱的帐篷里暖暖啊。（边说边抱羊羔进帐篷）

札西吉：好哇，快暖暖，快暖暖。（望着女儿的背影）丹木尕呀丹木尕，和你阿爸一个样，就知道惦记着这些花脖子呀，

四蹄白呀，哎呀呀！都叫小羊羔给迷上了！（欲下）

丹木尕：（上）阿妈，你抱这些牛毛上哪儿去？

札西吉：你呀，你呀，这么大的事都忘啦？

丹木尕：什么大事？

札西吉：你和豆尕尔大喜的日子眼看就要到啦，收购站可巧来了，把这些牛毛卖了，再添上些钱，我马上给你买项链去！（欲下）

丹木尕：（拉住）阿妈。（用手示胸前的一串项链）我这不是有项链吗，还买什么？

札西吉：这是蜡珀项链。傻孩子，结婚是你一辈子的大事，阿妈要给你买一串红艳艳的珊瑚——项——链！

丹木尕：（拉住）阿妈！我才不戴那东西哩，你就别买啦。

札西吉：阿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结婚得讲个体面，可不能马马虎虎！

丹木尕：阿妈，你只知道结婚戴项链体面，建设社会主义，爭取五好队不是更体面嘛。

〔后台声：“丹木尕，团支部开会啰，快来呀。”〕

丹木尕：阿妈，你照顾一下羊羔哇。（下）

札西吉：这个事阿妈作主啦！（捆扎牛毛）

〔桑巴兴致勃勃上。〕

桑巴：（唱）〔二曲〕

小羊羔一个个活蹦乱跳，
跳的我这干劲呀越来越高；
要保证小羊羔都能长大，

加强管理防寒潮，
队上赶着搭新棚圈，
我急忙回来取牛毛。

札西吉：札西吉！

札西吉：（看了桑一眼）啊！你还知道回来呀？

桑巴：（走近一看）牛毛？啊哈！札西吉，我心里想的事，你怎么就知道啦？

札西吉：一个帐篷里的夫妻，谁还摸不透谁的心事？

桑巴：对，哈哈！这牛毛正用得上。

札西吉：这不，我就拿出来了。

桑巴：（接过牛毛）对，这才像个社员的样子嘛！（从来的方向欲下）

札西吉：哎！你怎么老糊涂啦！（指另一方向）去收购站走这边。

桑巴：去收购站？！

札西吉：那你拿牛毛干什么去？

桑巴：（指着那边）今年队里的羊羔，特大增产，原来搭的新棚圈也都挤不下了。为了防风雪，要提前做好棚圈的准备工作，我拿牛毛先借给队上，再搓些毛绳，搭新棚圈。

札西吉：搭棚圈？（夺下牛毛）哎，我说桑巴呀，你忘啦？丹木尕大喜的日子就快到啦，你也该为女儿的事操操心啦！

桑巴：我怎么没操心，该用的不是都买了吗？新袍子，新帽

子，新毛毡，新……

札西吉：（止住）行啦！项链你买了吗？

桑巴：项链，女儿不是有一串吗？

札西吉：那是蜡珀项链，又戴了好几年啦，这下女儿结婚，可是咱家的一件大事，我要把这些牛毛卖了，再添些钱，给她买一串红艳艳的珊瑚项链！

桑巴：珊瑚项链？哎呀呀，札西吉，咱可不能吃着蜜糖不知甜呀，依我看，女儿能戴上一串蜡珀项链就好的很，你还要买那么贵重的珊瑚项链，丹木尕她又不喜欢戴，那不是浪费嘛！你看这天气冷啦，棚圈要提前搭好，要是有一步迟缓，队上的羊羔就要受损失，咱们的心可得先想着集体呀！

札西吉：哎，照你这么说，这珊瑚项链就不买啦？

桑巴：不买就不买吧！

札西吉：你说的倒好听，如今咱是花不起钱哪，还是女儿不配戴？不买我可过意不去。

桑巴：好好好！就是买，眼下咱也得先顾集体，项链以后再说。

札西吉：以后再说？大喜的日子就要到啦！

桑巴：札西吉！

（唱）〔三曲〕冬季怕的是风雪天，
要保护羊群度严寒，

借牛毛为了搭棚圈，
应该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

札西吉：（接唱）队里的事再大有集体，
家里的事还得靠自己，
买不下一串好项链，
女儿结婚不体面。

桑巴：（接唱）牡丹花经不住暴风雨，
雪莲不怕冰霜寒，
好人看的是好思想，
不戴项链也体面。

札西吉：（接唱）孔雀毛要插在那翠玉瓶，
红珊瑚配咱五好姑娘，
社员的生活幸福多，
买项链为啥不应当。

桑巴：（接唱）没有集体哪来的幸福享，
不能只靠大树歇荫凉，
要紧处不为集体着想，
只顾自己你，你，你不应当。

贫苦牧民要都象你，还怎么当家作主？！

札西吉：当阿爸的都象你，女儿的婚事就别办啦！

桑巴：哎呀！这暴风雪说来就来，搭棚圈的事一刻也不能迟缓。

札西吉：哎呀，这收购站说走就走，买项链的事可不能耽误。

桑巴：我的女儿我懂得，孩子不稀罕你那项链！

札西吉：我的女儿我明白，孩子那是不好意思要嫁妆！

桑巴：你就知道女儿！

札西吉：你就知道羊羔。

桑巴：我今天非治治你这牦牛脾气不可。（夺过牛毛要走）

札西吉：你……好！你把它拿走，我用你分配下的钱去买。

（进帐篷）

桑巴：哎——札西吉，那钱我要买几架驮牛鞍子，一分一厘也不能动。

札西吉：（跑出）你看我敢动不敢动！（又进）

桑巴：札西吉！札西吉！……（追进帐篷）

〔丹木尕上。〕

丹木尕：（唱）〔四曲〕

共青团召开了支部会，

提高羊羔成活率，

防风雪提前搭棚圈，

千方百计保护羊群。

今年羊羔大增产，我们团支部开会，要提前搭好棚圈，保护羊群，队里的牛毛不够用，我把家里的牛毛先借给队上。（见牛毛）喔？牛毛在这儿哪！（拿起欲走）哎——得跟阿妈商量一下。（欲进帐篷又止）不行，现在一

说，她又是结婚呀，项链呀，唠唠叨叨一大堆，那儿正等着急用，我先拿去，回头再说服她。（抱牛毛下）

札西吉：（边说边上）好！你不给我钱，就得把牛毛给我。噫？他把牛毛藏到哪里去了？（转来转去找牛毛）

桑巴：（上）不给就是不给，干牛角再硬，还能碰得过铁斧头？（找牛毛）哈哈！一转眼你就给藏起来啦？

〔二人团团转找牛毛。

〔后台声：“桑巴大叔，四蹄白下羔啦，快来呀！”

桑巴：噢呀！（欲走）

札西吉：（拉住）你不能走！先把牛毛给我！

桑巴：你呀，装的可象，自己藏起来，还向我要，咱们这事没完！

札西吉：是没完！你快把牛毛给我！（拉住桑巴不放手）

桑巴：嗨！（摔开她急走，札追桑，一不小心，被摔倒，桑急转身扶起）

桑巴：摔着没有？你看看，不注意摔跟斗了吧？

丹木尕：（兴高采烈地跑上）阿爸，阿妈，又是个好消息，四蹄白下双羔啦！

二人：（喜）又是双羔！……

桑巴：我得去照看一下。

丹木尕：不用去了，羊羔我已经收拾好啦！（发现二人情绪不对）噫！你们这是怎么啦！

札西吉：（同时）丹木尕，你听我说。（二人争说）
桑巴：

札西吉：（拉过女儿）他呀，他眼里就没有这个家。

桑巴：（拉过女儿）她呀，她只知道围着自己的帐篷转。

札西吉：（拉过女儿）他心里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桑巴：（拉过女儿）她心里就只有你这个女儿。

丹木尕：哎，阿爸，阿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札西吉：你听我说——

（唱）〔五曲〕我为你结婚把牛毛攒，
买一串项链把嫁妆添，
他偏要拿去搭棚圈，
我和他吵闹大半天。

桑巴：你听我说——

（接唱）队里要急用牛毛她不管，
光为买项链图体面，
要是集体的牛羊受损伤，
你戴上项链心里安不安？

丹木尕：（背唱）阿妈为我办婚事，
一串项链把心迷，
党的教导要牢记，
革命的利益是第一，
公和私不能摆颠倒，

要帮助阿妈认清是非。

阿妈，我不是给你说过多少遍，我不戴什么珊瑚项链吗？为什么你偏要买？

札西吉：傻孩子，如今解放了，咱们穷苦牧民翻了身，牛羊一年比一年多，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阿妈一定要把你的喜事办好，让乡亲们都说：看吧，丹木尕有多排场，有多体面！（喜欢地笑起来）

桑巴：够了，够了，把集体都撂到一边啦，还有什么体面？

札西吉：你——？！

丹木尕：阿妈呀！我问你，为什么现在咱们穷苦牧民都能过上好生活呢？

桑巴：她要懂得这个就好了。

札西吉：这我还不懂？都是靠的毛主席、共产党和咱们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哩！

丹木尕：阿妈说得对，可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咱们先把集体放在心上。

札西吉：这你阿妈还不知道？放心，我不会走岔道的！

桑巴：我看你就要走上岔道了。

札西吉：别吓唬人，买一串珊瑚项链怎么就走上岔道啦？

桑巴：事情不单是买一串珊瑚项链，在暴风雪快要到来的节骨眼上，你光顾女儿结婚，不顾生产，光想着自己不管集体，难道说还没走上岔道？我看你呀，是好日子过糊涂

啦，忘记了咱们贫苦牧民应该怎么当家作主，艰苦奋斗，打好社会主义江山的责任。这有一件比珊瑚项链更珍贵的东西，你恐怕把它忘掉啦？

札西吉：什么好东西？

桑巴：也——是——一串——

札西吉：项链？

桑巴：嗯！项链！（给丹木尕示意）丹木尕，把我给你的那件东西拿来。

丹木尕：（领悟）噢！我明白啦！（下）

札西吉：噢！原来你早准备下了，怪不得给我绕了这么大的弯，你快说，这串项链是红的还是黄的？

桑巴：不是红的，也不是黄的，可是它能使你的头脑清醒一些。

札西吉：（不解的）……清醒一些？……

丹木尕：（上）阿妈！（捧上一条铁链子）你看！

札西吉：（大惊）是它？……

〔起六曲。〕

桑巴：（急走前看）就是它！……（转对札西吉）札西吉，难道你忘记了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你阿爸在给头人支乌拉的时候，路过一座很高很高的积石山，听说山顶上有最珍贵最好看的玉石，你阿爸为了给你做一串项链，他冒着生命危险往山上爬呀爬呀，爬上去，跌下来，

爬上去，跌下来，最后他终于爬上了山顶，挖出了亮晶晶的一块玉石，……你阿爸拿回来，阿妈一见喜欢的不得了，他就磨呀，磨呀，白天磨，晚上磨，整整费了两年的时间，磨成了二十五颗绿映映亮晶晶的珠子，又经过你阿爸的精雕细刻，做成了一串有各种花纹的玉石项链，乡亲们见了都夸奖说：好美丽的项链，好精巧的手艺，这可是我们牧人亲手制作的一件宝贝呀，可是……

札西吉：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刚刚把它戴上，头人的女儿一见就眼红啦，劈手夺走，还诬赖我偷了她的嫁妆，我阿妈紧紧追去讨要，狠心的头人不但不给，还把阿妈一脚踢倒，当时就昏过去，阿爸赶去辦理，头人放出了恶狗咬伤了他老人家……(难过的说不下去)

桑巴：头人从帐篷里撂出了这条铁索链，恶狠狠地说：又臭又脏的奴隶，你们祖祖辈辈只配戴这铁——索——链！

(唱)[七曲]那时你怒气冲冲，拾起铁链，

打向头人的脸，

帐篷里立时闹翻天。

万恶的头人把咱全家往外赶，

从此咱流浪在荒山野谷受饥寒。

可怜你阿妈负伤含冤死，

尸体抛在乱石滩。

札西吉啊札西吉，

要不是来了共产党，
咱们怎能斗倒头人把身翻。

丹木尕：阿妈！

(接唱)阶级仇，比海深，
阶级恨，刻在心，
斗争的火焰不能熄，
革命的意志不能松，
阿妈呀，阿妈！
咱们不能忘根本，
咱们要当家做主人，
全心全意闹革命，
建设社会主义万年青。

桑巴：札西吉，旧社会头人把铁索链套在咱们脖子上，新社会咱们戴上了项链，可是你还不满足，为了女儿结婚体面，忘掉了集体，札西吉呀！

(接唱)草原上虽然见晴天，
创业的道路更艰难；
劳动牧民心胸宽广，
眼前的美景不能留恋；
建设社会主义千斤担，
全靠咱们劳动人民担在肩；
革命要到底，

全世界劳动人民把身翻；
要是咱们松口气，
豺狼就把空子钻；
札西吉，札西吉！
你不能热心项链，
忘掉了阶级的仇恨，
把革命的利益丢在一边。

札西吉：（吃惊地）啊！……忘掉了阶级仇恨，……革命丢一边，……丹木尕，铁索链拨开了你阿妈眼前的迷雾，我……热心的……是我自己！

（唱）[八曲]千年的仇恨不能忘，
革命的利益记在心，
贫苦牧民靠的党，
人民公社是咱的命根根。
一心一意为集体，
迈开大步向前进！
迈开大步永远向前进！

桑巴：把牛毛拿来，我送去！

桑巴：牛毛？你怎么还找我要？你不是把它藏起来了吗？

札西吉：你再不要装了，快把牛毛拿来。

桑巴：我真的没有拿呀！

丹木尕：（不由失笑）阿妈，牛毛我已送去了。

二老人：啊！哈哈哈……原来是你拿去啦！

札西吉：桑巴，丹木尕！来！帐篷里还有我存下的两口袋牛毛，把它一齐送到队上去，搓绳子，搭畜棚，保护好我们集体的羊群！

桑巴：好！
丹木尕：

（三人愉快地唱）

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洋，
好不过人民公社，
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幸福的道路，党在前面开创，
青松翠柏，
我们大家来栽上。

——剧终